

# 多向维度中 的中东民主问题考量(上)<sup>\*</sup>

马丽蓉

**内容提要** 在西方传媒所鼓噪的“阿拉伯民主之春”舆论的密切配合下,美国政府不断拨快民主改造“大中东”的进度表,却被意外的“民主后果”拖入被动与尴尬的境地;在强力改造中东以根除恐怖主义的过程中,美国虽遵循其基本民主程序,且按照美国式规则致力于伊拉克重建与巴以和谈,但伊拉克、巴勒斯坦却成了中东最大的两个“火药库”。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劫持民主”的方式最终成为“布什主义”的嘲弄者与终结者;尽管怀疑并排斥美国改造中东的动机与方式,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反对美国却不拒纳民主。不过,其追求民主的过程还是演变成了与美国的中东利益不断抗争的过程,并跃升为捍卫伊斯兰文化尊严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举;继续探索捍卫文化尊严与民族国家利益的阿拉伯式民主,才是中东民主的出路所在。

**关键词** 西方传媒 语境 美国 “大中东”战略 民主 出路

**作者简介** 马丽蓉,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编(上海 200083)。

## 昙花一现的“阿拉伯民主之春”

伊拉克大选播下了“中东民主的火种”,“穆巴拉克承诺将举行埃及多党总统选举”,“沙特阿拉伯举行了市政选举”,“卡拉米政权在黎巴嫩倒台”……这些新闻几乎占据2005年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西方传媒更是大肆渲染中东民众的示威、游行与投票的情景:黎巴嫩“雪松革命”推翻了叙利亚扶植的傀儡政府、140多名叙利亚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反对政府占领黎巴嫩;阿富汗和伊拉克举行了首次选举、巴勒斯坦的自由选举产生了温和的领导班子、沙特的市政选举仅限于男性,但允许妇女参加下届选举投票;埃及首次允许选民在总统大选中作出多人选择,并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修改,此举被称为“埃及7000年来向民主跋涉征程中的一次历史性决定”。面对一系列民主景象,素以反美著称的黎巴嫩德鲁兹教派领导人瓦利德·琼卜拉特都表示,“我对伊拉克持怀疑态度,但我看到800万伊拉克人民三周前举行了选举,这是一个新阿拉伯世界的开始,柏林墙坍塌了。”<sup>1</sup> 同样,民主情绪也在海湾地区的其他君主制国家涌动,如阿曼、巴林、科威特和也门已有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卡塔尔也举行了首次大选……“整个中东似乎都正怀着期待与恐惧混杂的心情进入一个未知的政治和社会领

<sup>\*</sup> 本文属上海市哲学社会规划课题“西方传媒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sup>1</sup> 马克·斯泰恩:《阿拉伯世界的柏林墙坍塌了》,载《每日电讯报》,2005年3月1日。

地。在沙特有限的市议会选举和伊拉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之后,黎巴嫩和埃及以及巴勒斯坦地区的事态加在一起,给西方媒体的感觉是曙光可能正降临独裁的阿拉伯政府。”<sup>1</sup> 西方媒体将这一切概括为“阿拉伯民主之春”的降临。

虽然以民主化为核心的“布什主义”初露端倪就遭到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的批评,但面对西方传媒爆炒民主春景、盛赞布什主义,以及中东接连发生的“民主”大事,布什等人欢欣鼓舞。而西方学者却认为这一切虽该归功于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倡导,但也是该地区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才出现了这样的转折。诺顿教授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想布什政府内部一些提倡民主化的人,他们做起事情好像是晚上吃两粒阿斯匹林片,早上一觉醒来就是一个民主人士了。实际上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美国人应该理解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而且很多民主化的受益者可能是伊斯兰集团,在这些国家,信奉安拉的集团是政治上组织得最好的集团。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不喜欢的、非世俗化、保守的党派上台。”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欧汉隆博士也担心:“在黎巴嫩发生的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埃及是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可能更多是‘外科手术式的’变化”<sup>④</sup>。可惜,这种看法却被盛赞布什主义的声浪所淹没。与此同时,阿拉伯媒体都程度不同地淡化伊拉克选举,认为伊拉克不是“民主实验室”,伊拉克大选只能算是一次“民主练习”。《科威特时报》就认为“新形势是美国压力和阿拉伯世界内部不满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阿拉伯世界的心声。多数穆斯林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接受“阿拉伯民主之春”的说法。开罗大学教师穆斯塔法·卡迈勒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巴勒斯坦研究》负责人埃利亚斯·尚巴尔则认为:“游戏正在开始,并且与美国人想象的相反。我们还不知道民主和伊斯兰教徒,谁将赢得这场比赛。”黎巴嫩学者吉维尔·马拉特认为:“对美国现政府来说,民主已变成国家安全的理由。25年前我们就期待着这一切发生,但直到现在民主才开始实行,即使是在那些被认为是美国盟友的国家,比如埃及和沙特,民主也姗姗来迟。”可以说,“阿拉伯国家民主的开端十分脆弱。中东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派是主张国家或者社会伊斯兰化的伊斯兰分子或极端主义者。即使民主在政府这边开始,也很可能马上在反对派那边结束。阿拉伯世界民主化之路还很漫长。”<sup>(四)</sup>

其实,西方传媒在爆炒“阿拉伯民主之春”为“大中东倡议”造势的同时,也参与了美国的这一改造过程。因为,“民主是让社会能够听到多元的声音,尤其是保证少数人的声音不被淹没;而新闻自由更是为了维护这样的—个民主制度,要求媒体不仅要报道多元的声音,而且要平衡和公正地报道斗争或战争双方的声音。”<sup>1/4</sup> 作为第四种权利,舆论监督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在当下的信息社会,“谁掌握媒体,谁就掌握声音,谁掌握声音,谁就控制了民主。”<sup>1/2</sup> 媒体便扮演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西方传媒热衷于爆炒“阿拉伯民主之春”,漠视甚至压制该地区民众的民主诉求,结果成为美国“大中东”民主战略的虚妄造势者,在诱使政府不断加快改造“大中东”民主进程的同时,也被中东意外的“民主后果”拖入被动与尴尬的现实境地,美国“大中东”战略的“诚意”大打折扣,中东民主诉求与美国“救世主”意愿间的激烈冲突终将美英联军推入恐怖泥潭。

事实证明,对西方传媒大肆鼓噪的“阿拉伯民主之春”最有力的回应莫过于令美国政府颇感意外的下列事实: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掌权、什叶派新月带形成、伊朗获利、伊拉克重建面临内战危机、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反战情绪弥漫西方……美国民主改造中东政策被迫由“借民主求稳定”调整为“先稳定后民主”,西方传媒语境中的“阿拉伯民主之春”最终便成为昙花一现般的政治爆料。

<sup>1</sup> 尼尔·麦克法夸尔:《中东出人意料的自由之风令人振奋》,载《纽约时报》,2005年3月6日。

<sup>④</sup> [美国] 迈克尔·欧汉隆:《黎巴嫩巨变拉动布什的民主化进程?》,载《华盛顿观察》,2005年3月2日。

<sup>(四)</sup> 爱德华多·费布罗:《阿拉伯世界脆弱的民主开端》,载[墨西哥]《千年报》,2005年4月1日。

<sup>1/4</sup> 李希光著:《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页。

<sup>1/2</sup> 同上,第323页。

## 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惨痛命运

布什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以“培育中东民主来反恐”为核心的“刘易斯主义”（成为美国处理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指导原则）和夏兰斯基“用自由和民主来改造暴政社会”的观念（“暴政”已成为布什第二任期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一），其现实基础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策的大调整。即从“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获得能源或建立军事基地”向“更加强调促进市场经济、教育改革和公民参与——男女同等地参与——社会事务，并逐步加强民主制度和程序建设”转变，以扭转“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断增长的社会气候”<sup>1</sup>。2002 年 9 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主任的理查德·哈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会上首次对外阐述了以扩展民主来改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思想；2002 年 12 月，前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题为“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为未来岁月构建希望”的演讲，披露了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计划；2003 年 2 月，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勾划了民主改造“大中东”的政策；同年 11 月，布什在美国商会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提出“中东自由前瞻战略”；2004 年 1 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大中东”概念，并向国会阐述了扩展民主的政策措施；同年 6 月，美国政府在锡尔岛举行的“八国峰会”首脑会议上正式提出“大中东倡议”并赢得支持；布什总统在“2005 年国情咨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

只有铲除滋生极端主义和以屠杀为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土壤才能赢得我们所寻求的和平。如果世界上许多地区继续处于绝望的境地，仇恨的情绪不断增长，那就会成为恐怖组织招兵买马之地，而恐怖将长期威胁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唯一足以阻止暴政和恐怖的产生并以希望取代仇恨的力量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我们也宣告了自己的目标：美国将与自由的同盟者站在一起，支持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民主运动，最终将暴政从我们这个世界上扫除干净。

布什总统希望伊拉克成为中东民主的“样板”，发挥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将实现阿以和平作为“大中东”战略的重要内容，以便“为民主化倡议背后的建设性动机赋予更高的可信度”。

但事与愿违，美国在中东所树立的“民主样板”伊拉克，不仅“民主重建”举步维艰，而且成为恐怖分子生成的策源地，美欧的“遏制哈马斯”政策与奥尔莫特的当选又使巴以和谈陷入僵局……“阿拉伯民主之春”相继结出了令美国措手不及的“民主果实”，印证了意外后果的规律：美国虽然推翻了独裁者萨达姆，却面临亲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的崛起；在布什鼓励伊朗人投票支持改革后，当选总统竟是强硬派领袖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美国敦促穆巴拉克放松执政党控制权限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议会席位却增加了近 5 倍，成了民选中的最大赢家；黎巴嫩真主党麾下的候选人在南部选举中大获全胜使黎真主党成为新政府中的重要力量；在国际观选团的全程监督下，被美国定为“恐怖组织”之一的哈马斯却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巴勒斯坦大选……可以说，“民主中的麻烦是，由于选择是自由的，选民们往往会作出‘错误’的选择，他们作出的哪怕是最好的选择都将会对现状提出挑战。在中东许多地方，这就意味着选择伊斯兰主义者。”因为，“从该地区的政治现状看，人们会不无道理地在以下 3 个方面产生疑虑：各国政府致力于改革的程度、内部民主化压力的限度和美国奉行有效推进民主战略的可靠性。总之，极权统治者决不会自动实行民主改革。”<sup>④</sup>当数百万伊拉克人无视叛乱分子的威胁前往投票站时，美国政府感到满意，但是后来，选举结果冲淡了这种满意的程度，因为选举结果表明，大多数选民避开了华盛顿所喜欢的候选人，而选择了什叶派候选人。美欧拒绝同这

<sup>1</sup> Richard N. Haass, remarks 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2 Annual Conference, "Reflections a Year After September 11", September 13, 2002, <http://www.state.gov/s/p/rem/13442pf.htm>

<sup>④</sup> 丹·墨菲、乔舒亚·米特尼克：《在中东选举中，好战分子得势》，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5 年 6 月 8 日。

些恐怖组织打交道,但它们在获得授权的选民中却很受欢迎,哈马斯和真主党在议会中的胜利将促使中东政治格局发生裂变,伊斯兰激进组织不断崛起“对美国将是一种考验,考验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推进中东的民主进程。”<sup>1</sup>而美国至今仍未放弃对它们的强硬立场。尤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欲用美式民主改造中东,以铲除滋生恐怖的土壤,并最终取代伊斯兰文明的“大中东”战略,最终却受到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意外打击,初衷与结果的反差终把美国推入“民主尴尬”的境地。

但美国政府却执意在尴尬中挣扎:2005年6月20日赖斯在埃及发布“自由总动员”时指出,“我们要改弦更张,支持所有人的民主愿望。”但当地的抗议者认为赖斯所鼓吹的民主是虚伪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即为明证;赖斯指责沙特政府民主举措不力,费萨尔亲王则以“任何国家政治改革进程的评估,都得由他们自己的人民做出”予以回击;今年2月22日,赖斯游说沙特停止援助巴勒斯坦却碰了钉子,她在记者招待会上被迫承认美国 and 众多阿拉伯国家在哈马斯问题上有分歧。据法新社披露,由于担心向巴方提供的5000万美元的援助落入哈马斯手中,华盛顿已要求巴勒斯坦当局归还这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拨款。以色列、欧盟也从经济和外交上“遏制哈马斯”以配合白宫的旨意,但终难得到阿拉伯国家的配合与支持,甚至叙利亚反对党联盟拒绝接受美国提供500万美元的“民主活动资金”,并指责此举会使其名誉受损。美国仍以资助叙利亚和伊朗国内反对派的方式来拖垮各自政府,赖斯就曾要求国会拨款7500万美元,以资助伊朗境内的“民主活动”,表明“美国在中东长期推行的外交政策发生转变,重点转移到了维护稳定上,有时甚至高于人权和政治权利。这种转变基于如下认识,即多年来,美国悄悄支持的政治压制政策引发了愤怒情绪,最终发展成恐怖主义,并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不过,美国民主政策的矛盾之处显而易见,这样做既是美国有意区别对待中东国家,也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利益。”<sup>④</sup>然而,少数美国人却在反思白宫陷入的“民主尴尬”: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指出,“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把对民主原则的承诺和对阿拉伯世界复杂性的理解结合起来的平衡点。”<sup>⑤</sup>她在从阿拉伯世界回来后进一步强调,“他们需要支持,但不希望别人对他们的改革指手画脚,许多人觉得布什政府的中东计划就试图这样做。”“在阿拉伯世界,那些希望获得民主的人与我们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因为他们也认为,人应当有权进行自我选择。但与美国打成一片并不会使他们受益。这使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进民主的作用变得截然不同。那里甚至连一种消极的亲美情绪都没有。整个地区对美国的敌意显而易见。因此,虽然推进民主是美国的一个良好目标,但这个地区普遍认为,这样做带有霸权意味,并非当地人的选择。”<sup>⑥</sup>“和平之籽”组织主席米勒认识到,“如果布什政府想要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它就应该想方设法化解阿以冲突,从而让这些阿拉伯政权无法利用阿以冲突来回避政治和经济改革。”<sup>⑦</sup>

可以说,在美国用美式民主来改造中东以根除恐怖的过程中,虽能遵循基本的民主程序,且致力于伊拉克重建与实现巴以和平,但结果却使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变成了中东最大的两个“火药库”。究其根源即与“强行用美式民主来铲除中东恐怖土壤”的反恐理念有关。以反民主方式推行民主必将遭到民主式的惩罚!美国虚妄的“大中东”民主终将“阿拉伯民主之春”碾为齑粉!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劫持民主”的方式最终成为“布什主义”的嘲弄者与终结者!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安春英)

<sup>1</sup> 丹·墨菲、乔舒亚·米特尼克:前引文。

<sup>④</sup> 泰勒·马歇尔:《美国选择了稳定而非迅速改革》,载《洛杉矶时报》,2005年6月25日。

<sup>⑤</sup>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维护民主基金会主席维恩·韦伯:《实现阿拉伯民主的正确道路》,载《华盛顿邮报》(网络版),2005年6月8日。

<sup>⑥</sup> 对奥尔布赖特的访谈,《不要给阿拉伯民主化进程打上美国印记——鉴于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高涨,此时与华盛顿结成过于亲密的联盟的任何政府可能都注定要失败》,载《曼谷邮报》,2005年3月13日。

<sup>⑦</sup> [美国]阿伦·戴维·米勒:《中东统治者放松对国家的严格掌控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6月14日。

## Dilemma and Prospect of U. S. ' 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Li Rong & Tian Wenlin*

pp. 5– 11

U. S. is facing many critical issues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the Cold War, such as the Iraq issue, Iran' s nuclear issue, Hamas and the plan of reforming the Middle East etc. This strategy dilemma due to the fault of its superpower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September 11. One hand, U. S. has abandoned the effective realism, and lost its definite interest- seeking. On the other hand, U. S. is making mistakes to simplify the anti- terrorism, its counter- terrorism

global strategies go beyond the state ' s ability to defeat the terrorism. At last, U. S. seems losing the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will have to pay a high cost. The new regional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is still fragile, no external power can easil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there, so U. S. ' 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is over using its national strength from a long- term point of view. U. S. may fall into decay for its Middle East strategy.

## A Multiple Assessment on the Democracy Issue in the Middle East (I)

*Ma Lirong*

pp. 12– 15

U. S. is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to reform the Middle East, While the west media are praising the so- called “the Spring of Arab Democracy”, but U. S. finds that it has fallen into mud in the Middle East. U. S. is rebuilding Iraq and restoring Palestinian- Israeli talks, but these two issues are becoming two gunpowder keg. The radical Islamic organizations try to end

the Bushism by kidnapping the democracy. In fact, The Arab and Islam world don' t refuse democracy, though they hesitate the motive of U. S. ' s democracy plan. In the proceed of receiving the democracy, The Arab states try to defend their cultural digni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is process, the Arab world is trying to seek their own democracy model.

## An Analysis on the Dual Impact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n Democratic Practice

*Wang Lincong*

pp. 16– 22

The Islam politics originated from Islam. The formation of the Islam reflect Muslim' s political attitude, faith, feeling, political psychological trends and political value seeking. Islam pattern with the special cultural characters of “tribesman Plus subject”, which is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The pattern of “Admiration of ruler- Loyalty to the King- Order” is the basic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 results in forming

popular political character of “Muslim- subject to the feudal ruler- follower”. It became an obstacle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in their history. Meanwhile, the concept of “shura”, “ijma” and “ijti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ese political cultural resources are useful to the democracy practice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and may provide a useful route to carry out native democracy for them.